李義山詩解

古人有作當事迹已亡典故無考惟虛字活字可用吾心體度而發明之此天池生之說也余嘗以其說解義山詩竊有得焉甲午秋大司農儼齋王公屬余校閱明史列傳與岞崙陳子同館賜金園每值餘閑出義山詩共讀之通其語意間為疏解岞崙謬以余為知言一日司農公見諸案頭曰子所解甚善盍亟成之明年乙未會余有溫陵之役迄丁酉遊大梁旋隨清河中丞入都己亥南歸復留趙司馬淵如署中歷今十餘年所至之地皆倥

偬牒訴曾無寧晷曩稿半遭蠧蠹矣甲辰適淵如
妥署揚権事稍簡乃得從容卒業焉自春徂秋九
閱月而此書始成其事迹典故備悉前輩朱長孺
箋余惟於虛處活處發明作者之意計七言近體
詩百一十七篇其間若錦瑟促漏之爲悼傷茂陵
之諷武宗楚宮之悲涯餗碧城三詩之刺明皇貴
妃讀者向多疑義然辭旨皆可尋繹特爲揭出自
信非穿鑿傅會之比餘即就本文詮釋或引集中
他詩相證不敢以臆說妄參屺嵐評語亦附錄各

詩後以誌同事之雅惜司農公已前歿一年是書之成無由就正爲可歎也

雍正二年九月望日華亭陸崑曾書於維揚榷署

凡例

義山古詩自魏晉至六朝無體不有如井泥驕兒行行次西郊等篇意在規橅老杜然但得其質朴而氣格韻致終遜之即五言律詩亦稍薄弱惟七律直可與杜齊驅其變化處乃神似非形似也昔人解杜詩多以七律專行余於是編不及別體正以表義山所長耳

義山五律亦法少陵至斷句尤爲晚唐獨步似詮解不容偏廢矣然用意率皆清峭刻露讀者自能

了然心目之間又無俟余蛇足也

不讀全唐各家詩不知義山措辭之妙不讀一題同賦詩不知義山用意之高集中如籌筆驛馬嵬送宮人入道等篇同時多有作者今取杜牧殷潛之項斯于鵠諸詩較之覺其間相去尚隔數塵余於唐律獨取義山非阿所好也

詩自六朝以來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讀者每就本句索解不特意味嚼蠟且與通篇未免艮限列黃余遇詩中比興處特爲一一拈出

余解義山詩欲使後人知作者用意并篇法句法所在耳至於驅使故實朱長孺先生箋行世久矣兹不贅採

詩既引用故實有故實不明本句之意即不出者又宜先引故實後解詩意集中凡引証處皆詮解處與註釋不同非自亂其例也

義山詩有自下小注者如對雪二首題下原注時欲之東是也有偶爲諸家箋疏者如楊孟載於無題諸篇謂爲寓言君臣遇合是也他若詠史一詩

爲文宗而發玉山四韻因求薦而成或本之朱氏或出自戊籤凡此之類必敘明某某云云然後附以己意不敢掠美前人

是編始於康熙癸巳成於雍正甲辰鑒定者大司農王公儼齋參閱校讐及雕板行世則明經陳岵嵐分司張容谷暨吾叔南村先生也將伯之助殫心力於玆工既竣例得備書焉

陸崑曾圃玉氏謹識

附錄諸家詩評

彥周詩話二則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揑官深爲說如此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從何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貢父詩話一則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

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歲寒堂詩話二則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

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劣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麓堂詩話二則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粗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蔡寛夫詩話二則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句不知詩之所稱即此二子否乎不然後何其無聞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

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廻天地入扁舟與洲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唐詩紀事一則

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酷慕玉溪生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然警絕之句亦多有

詩眼一則

文章貴衆中傑出同賦一事工拙易見予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猿鳥猶畏之也儲胥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二語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屬對親切又有議論他人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

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極親切高雅故不用蹟淚愁怨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知其巧麗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止得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呂大有詩話一則

義山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東萊

公極愛此聯以爲有不盡之味

載酒園詩話五則

歐梅惡西崑之使事力欲矯之然如梅聖俞咏蠅曰怒劍休追逐凝屏謾指彈亦事也豈言出其口而忘之乎余意俗題不得雅事襯貼何以成文但不宜句句排砌如類書耳

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元微之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

凭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濬發

取青娥白大家所笑然如贈契苾使君一作云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氷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晚鸊鵜泉上望路人遥識郅都鷹此詩殆可辟瘧雖以青塚白登組織但見其工寧病其纖哉

溫李俱有七夕詩李曰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

接過來遲溫曰蘸小橫塘通桂楫未應清淺隔牽
牛皆妙於以荒唐事說得十分眞實
長吉義山皆善作神鬼詩神絃曲有幽陰之氣聖
女祠多縹緲之思如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
五銖衣眞令人可望而不可親有是耶非耶之致
至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又似可親
而不可望如曹植所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曾祖叔恒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廵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

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等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秉政令狐綯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

不之省弘正鎭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鎭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喜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

進坎壈終身弟羲與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

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李義山詩解目錄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寄令狐學士

哭劉蕡

少年

藥轉

杜工部蜀中離席

隋宮

二月二日

籌筆驛

利州江潭作

茂陵

淚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

水次故郭汾寧一作陽宅

流鶯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子初郊墅

漢南書事

當句有對

井絡

寫意

隨師東

宋玉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

戎

贈趙協律晳

曲江

柳

九日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時蔡京在坐京曾

爲僧徒故有第五句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和人題眞娘墓

人日即事

春日寄懷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

二同年之什

無題

李義山詩解目録終

李義山詩

華亭陸崑曾解　　男鉽編次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以錦瑟起興非專詠錦瑟也有舉古今樂志以適怨清和分配中四句者有謂錦瑟爲令狐青衣者皆不免穿鑿附會余嘗逐字逐句求

其著落知爲義山悼亡之作無疑蓋頌瑟本二十五絃今曰五十絃是一齊斷却一絃變爲兩絃故也曰無端者出自不意也一絃一柱思華年從比意說到人身上來莊生蝴蝶望帝杜鵑同是物化引以悼其妻之亡五六指所遺之子女言古人愛女以掌上珠譬之孫權見諸葛恪謂其父瑾曰藍田生玉又戴容州有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之語義山悼傷後即赴東蜀辟詩曰珠有淚悲女之失

母也。曰玉生烟。歎已之逺子也。結言夫婦兒女之情。每一追憶。輙爲惘然。此錦瑟所由寄慨也。○義山篤於伉儷。自茂元女亡。未聞再娶。本集中悼傷之作甚多。其房中曲散關遇雪二詩。及上河東公啓。皆可與此篇相証。得並錄之。

房中曲

薔薇泣幽素。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雲。抱日西簾曉。枕是龍宮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膚。但見蒙羅碧。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今日澗底松。明日山

頭檗。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識。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上河東公啓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詠。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

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况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旣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

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禮何以加焉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蕚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此詩在會昌中退居太原往來京師過祠下而作也通篇以聖女自況淪謫二字是一詩眼目言我今日退居丘園猶聖女之寄蹤塵世而一

過再過長此寂寂雖神人道殊不且同此淪謫耶一春夢雨盡日靈風言其棲遲寂寞疑有疑無如人處顯晦之際也來無定所去未移時又以嘆二三知已播遷流落而無可倚仗之人也嗟乎玉溪之曾登藥榜猶玉郎之曾掌仙錄也而竟不得挂名朝籍能無槩於中乎集中有聖女祠五言一篇曰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與此意同

題僧壁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願重大去便應欺粟顆小來兼可隱針鋒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

義山事智玄法師多年深入佛海是篇最為了義起言身命至重昔人有捨其頭目髓腦如棄涕唾者豈不愛其生哉聖賢之舍生取義釋氏之舍生求道其意一也三四以道之大小言粟顆可藏世界是大無外也針鋒可受衆生是小無內也五六以道之因果言蚌胎未滿因也而

可卜未來之桂琥珀初成果也而實本過去之松然則佛說之發矇振瞶眞不異清夜鐘聲矣求道者究心如來眞實之言而確能自信於以底徹悟也何有承腹聯作結唐人每用此法本集有别智玄法師一絶云雲鬢無端怨别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眞本師深悔不能隨師入山以致所向多岐反似學楊朱之道者可知義山素通禪學奇章秀句皆從慧業中得來

潭州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滋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陶公戰艦空灘雨賈傅承塵破廟風目斷故園人不至松醪一醉與誰同

從來覽古憑弔之什無不與時會相感發義山此詩作於大中之初因身在潭州遂借潭往事以發抒胸臆耳湘淚一聯言已之沉淪使府不殊放逐固難免於怨且泣也而會昌以來將相名臣悉皆流落淒其寂寞之況因破廟空灘而

愈增愴然矣。此景此時。計惟付之一醉。而客中孤獨。誰與爲歡。旅思鄉愁。眞有兩無可遣者。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傷在今。故曰今古無端。

贈劉司户 蕡

江風吹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已斷燕鴻初起勢更驚騷客後歸魂漢廷急詔一作召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按蕡太和二年。以試策切直。爲中人所誣。出爲柳州司户。後卒貶所。義山哭之以詩曰。去年相

送地春雪滿黃陵然則此云萬里相逢當在潭州時遇蕢作也江風吹浪而山爲之動日爲之昏只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已一齊寫出三句是過抑其言使不得上聞四句是廢斥其身使不爲世用急詔句承燕鴻來言斷者不可復續也高歌句承騷客來言哀者難免纍欷也結言君門萬里西顧黯然此所以知已相逢暫得一笑而旋復不樂者也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廻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柹前朝神廟鎖烟煤滿宮學士皆顏一作蓮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此譏南朝皆以荒淫覆國而歎陳之後主爲尤甚也起二語敘宋齊事隨寫隨撇三四用反語轉出陳來句法最爲跌宕曰誰言曰不及是殆有加焉之意下半言咎不獨在君也當日江漂木柹敵勢已張火烈石城天灾可畏主既不悟而江令身爲宰輔亦毫無戒心日與妃嬪女學

士等侍宴賦詩為樂。君臣皆在醉夢中。安得不蹈宋齊覆轍。而見滅於隋乎。
陳峙嵐曰。敵國一聯。所謂天地人皆以告。而王不知戒也。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全詩主意。定於起處兩言。下便承此一筆掃去。

更無窒礙也。欲爲東下更西遊。言崔往西川。本崔之好遊。與悃悃可憐者迥別。又何知有羇旅之愁乎。夫世所誇勝遊。不過覽其山川。稽其人物。聞見所及。記之篇章而已。今所歷之地。有巫峽焉。有益州焉。所傳之人。有君平焉。有卓女焉。憑弔其間。足供吟詠。斯亦盡遊之樂事矣。收拾中四句作結。此詩家大開大闔法也。○昌黎云。窮愁之言易工。懽愉之詞難好。惟義山寫懽愉處。亦能異様出色。○巫峽一聯。不過寫景。著吼

字燒字。便不平庸。然又極穩妥。

飲席戲贈同舍

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樹重行音杭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雞。蘭迴舊蘂緣屏一作屏緣綠。椒綴新香和壁泥。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黎

此必同舍於飲席間。戀其所歡之人。不能別去。而義山戲贈是詩也。一聞屐響。即慮分攜。猶云風聲鶴唳。皆疑晉兵。此非花能迷客。乃客之自

迷耳。三四言旣憐此。復羨彼。應接不暇。那得不迷。下又寫洞中之勝。見此人此地。皆不能舍之而去。所以聽奏陽關。而停杯不飲也。○玩首句洞中字。六句椒壁字。疑此卽蓮花洞。杜甫有鄭駙馬宅宴洞中詩。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一作稀驪駒先自有光輝蘭亭讌罷方回去雪夜詩成道韞歸漢苑風烟吹客夢雲臺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臨卭渴便欲因君問釣磯

按謝萬爲王藍田壻。而道韞爲王凝之妻。篇中先後引用。豈裴係令狐氏之壻耶。晉書萬弱冠辟撫軍從事中郎。今裴年似之。而驪駒戒塗。光輝載道。古人不得專美於前矣。三句以方回擬裴。四句以道韞擬其內。而見招送歸之意。亦隨手帶出。漢苑風烟。言客中之留滯無幾也。雲臺洞穴。言故鄉之名勝可探也。義山時在秘書省中。見裴攜眷同歸。頓覺臨邛抱渴。而慨然動鄉關之思。其艷羡乎裴也至矣。

寄令狐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迥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閶闔門多夢自迷

大中二年令狐綯爲翰林學士適義山隨鄭亞在嶺表故有此寄上半秘殿崔嵬曹司容邇言綯身依日月而高不可攀也且上作歌而綯賡焉上遊獵而綯從焉其得君爲何如乎下半言已方流落桂林天上玉堂夢且不到而綯得曉

飲夜吟其中。眞有雲泥之隔也。篇中極力寫出得意失意兩種人來。仍無一毫乞憐之態。可謂善於立言。○豈知金掌迥。應訝玉繩低。正洗發崔嵬二字意。

哭劉蕡

上帝深宮一作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寃廣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去華之以直言遭斥也。義山於前後贈言中。已

屢致其惋惜矣。乃一旦卒於貶所。旣厄於人。又奪於天。何其重不幸耶。九閽閉而巫咸不下。所謂視天夢夢也。廣陵別後。已有天各一方之悲。溢浦書來。更深哲人云萎之痛。雖生平抗言直節。淄謀可詳。而此時散魄離魂。宋招莫致。然則我於凶問之來也。哭諸寢乎。哭諸寢門之外乎。曰風義兼師友。推重之至也。集中尚有五言二詩。附後。

哭劉司户二首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

囊凝餘桂書籤冷舊芸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曛一叫千廻首天高不爲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寃魂溢浦應分派荊江有會源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

荊門西下

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雲疑作門廻望夏雲時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書題安絕徼蕙蘭蹊徑失佳期洞庭湖濶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

此因江湖之險而歎世路風波不可屢觸見人

生只合杜門耳。一夕之間。乘風西下。是已過荆門矣。廻望而覺其危。乃痛定思痛也。因不禁內自訟曰。天地嶮巇。何處不有。往而就之者我也。然則人生豈得輕離別哉。骨月書題。道遠莫致。蕙蘭蹊徑。有約不歸。其縈我懷者。已是百端交集。況涉江渡湖。蛟龍作惡。較之楊朱岐路。更多身命之憂乎。下半首。全從三四生出。

少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

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灞陵夜獵隨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武宗踐阼之後喜畋遊角武藝一時五坊小兒皆得出入禁中肆無忌憚此詩似陰刺其事也首二句借古來第一等寵貴人作箇引子以開出下二聯來非當日曾有外戚冒功濫膺封爵之事也直登宣室橫過甘泉言其在朝之驕慢雲雨夢中蕙蘭叢裏言其歸第之荒淫且夜獵而與田竇爲伍則所謂虎威狐假聲勢愈赫灞

陵尉亦且柰之何哉寒刻轉蓬隱以自況曰不識者言不爲所識其中自有身分在

藥轉

欝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卧繡簾中

在義山集中亦是無題一類觀憶事懷人句可見通篇説得其人身分極高所居者金堂畫樓自非寒素之胄所餌者神方上藥自非凡俗之

軀。且青桂紫蘭。紛羅交錯。披拂之下。風露皆香。
夫豈人間世之所得同耶。以故孫皓長籌。石崇
香橐。有見爲齷齪而不屑道者。此其人。固我所
往來於中。以期旦暮遇之者也。乃翠衾獨卧。望
見無由。其能已於詠歌嗟歎乎。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
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明皇入蜀時甫走依嚴武至大曆中始下江陵是甫居蜀最久義山擬爲是詩直如置身當日字字從甫心坎中流露出來非徒求似其聲音笑貌也起言人生斯世何在不感離羣況亂後獨行能無黯然其際乎雪嶺句是外夷之干戈松州句是内地之干戈足上第二句意接言我瞻四方可棲託者惟蜀即此離別之頃座中延客醉醒皆屬知心江上看雲晴雨無非好景亦何能舍此遠去耶結言文君美酒可以送老見

天下擾擾而成都獨宴然也○義山詩得力於杜本集有擬杜五言一篇雜之杜律中不復可辨附錄於後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隋宮

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

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與南朝一篇同刺荒淫覆國彼用諧語讀者或易忽略此則莊以出之自能令人驚心動魄怵然知戒也言舊京宮殿王業所基乃棄之而數幸江都以致民勞財竭國步日蹙謂非一念之欲開之乎自非天監在下神器有歸將錦帆所到豈止蕪城已耶迄今景華腐草螢火無光板渚垂楊暮鴉空噪憑弔其間有不堪回首者乃

當日彼昏不悟。醉夢之中。猶傾心於玉樹後庭也。是亦一叔寶而已矣。○賀黃公云。溫不如李。亦時有彼此互勝者。如義山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溫春江花月夜曰。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容。雖竭力描寫豪奢。不及李語更能狀其無涯之欲。至結句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較溫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則溫語含蓄多矣。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一作春)莫悟(一作誤)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一作雨夜)

身羈使府。偶然出行。而風日晴暖。遊人已有吹笙為樂者。且目之所接。萬物皆春。不來江上幾不知花柳蝶蜂。如此其濃至也。於是因聞見而歸思萌焉。曰萬里。則為路甚遙。曰三年。則為時甚久。而寄人廡下。知有無可奈何者。故猶是灘

聲也。一時聽之。便有淒淒風雨之意。覺與初到時。逈然不同。

籌筆驛

猿（一作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一作復）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直是一篇史論。而於籌筆驛三字。又未嘗拋荒。從來作此題者。摹寫風景。多涉游移。鋪叙事功。

苦無生氣。惟此最稱傑出。首云簡書。指籌筆也。次云儲胥。指驛也。妙在襯貼猿鳥風雲等字。又妙在虛下猶疑常護等字。見得當時約束嚴明。籓籬堅固。至今照耀耳目也。國家得將才如此。何功不成。而生前之畫地濡毫。不能禁身後之銜璧輿櫬。豈非有臣無君。而大厦之傾。一木莫支耶。觀於關張無命。而知蜀之不振。天實爲之。非公才之有忝管樂也。過祠廟而吟梁父。爲公抱餘恨者。不獨今日爲然矣。以祠廟應驛字。以

梁父吟應籌筆字法律最嚴

峭嵐曰議論固高尤當觀其抑揚頓挫處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一作門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

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

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一作滴更醉誰家白玉

鈎

此因春事將闌對林花而悵然有作也言江間

亭下有此已落猶開之花得以重吟細把則我

之淹留於此，似可不恨，而無奈其即日休也，是倒裝法，五六又跌進一層，言不特一歲之花易休，即一日之景亦難駐，觀山衘小苑，而時將暮矣，觀陰傍高樓，而時益暮矣，且頃之銀壺漏盡，而金鞍散矣，當斯時也，非醉無以遣懷，然使我更醉誰家乎，無聊況味，非久於客中者不知，

九成宫

十二層樓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駿一作馬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

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鵲天書濕紫泥宮在鳳翔去京師三百里每歲避暑於此往來驛騷可知妙在含而不露使讀者自會於字句之外首言宮高而至上拂雲霓則絕遠人間炎熱擬之層城閬苑不是過矣接言三百里遠道不難雲隨風逐而去豈眞有夏之二龍周之八駿耶供馬賦車勢所不免及至彼地無非遠眺吳岳近俯甘泉以自適其朝夕而已至於天子信璽何等鄭重而紫泥之濕只爲荔枝盧橘一

物之細也。能無民亦勞止之歎乎。○郝天挺云。荔枝盧橘。皆當夏而熟。故貢於九成宮。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眞一作待珍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朱長孺補箋此詩爲文宗而發。其略曰儉成奢敗。國家常理。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豈嘗有珀枕珠車之侈。乃與亡國同恥。深可歎也。青海馬謂

大中間吐蕃以原秦等州歸國蜀山蛇謂逆閹仇士良諸人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固嘗與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余嘗謂覽古憑弔之作必與時會相感發詠史亦然長孺此解已先得我心但青海馬句引宣宗時事未免牽合蓋詩自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青海馬乃任重致遠之材也當日文宗以宦者權寵太盛欲仗訓注二人以消積蠹不謂謀之不臧血流殿陛致使閹人愈橫朝廷受制詩

言運去不逢。惜文宗不得任重致遠之人以託之耳。與日後之西戎欵關何涉。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斷（一作轉）蓬

會昌三年。王茂元鎮河陽。辟義山掌書記。得侍御史。詩有走馬蘭臺之言。疑作於其時。首句星辰字風字。非泛然寫景。正見得昨夜乃良夜也。

當此良夜。阻我佳期。則畫樓桂堂之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隔座送鉤。分曹射覆。言一宵樂事甚多。而聽鼓應官之客。曾不得身與其間。傷之也。亦妒之也。○楊孟載云。義山無題詩。皆寓言君臣遇合。誠得其旨矣。然本文皆託於帷房暱媟之詞。不得以正意攔入。故余於諸篇。第就本文詮解。讀書論世。在學者自得之而已。

無題二首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

難與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薫微
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通篇一意反覆只發揮得來是空言去絕踪七
字耳言我一夜之間輾轉反側而因見夫月之
斜因聞夫鐘之動思之亦云至矣乃通之夢寐
而夢為遠別何踪跡之可尋乎味其音書而書
被催成寧空言之足據乎蠟照半籠言燈光已
淡麝薫微度言香氣漸消夜將盡而天欲明之
時也言我之凄清寂寞至此較之蓬山迢隔不

啻倍蓰則信乎來是空言去絕踪也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鏁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承上言不特道之云遠已也彼颯颯然者風雨耶殷然者雷聲耶是皆阻我良會者也於計無復之之處忽生出下文轉步來金蟾齧鎖喻情之牢固也曰燒香入則扃鑰盡開矣玉虎牽絲喻思之縈繞也曰汲井迴則轆轤不轉矣下半言

情慾之感終歸灰滅豈獨今日爲然彼韓掾之香既銷窺簾者安在陳思之夢已斷留枕者何人甚矣相思無益而春心之揺蕩不可不以禮義自裁也○海錄云金蟾鎖飾也高似孫緯略云金蟾是香器其言鎖者葢有鼻鈕施之於帷幬之中也觀燒香入三字高說近之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長不定鴛鴦何

亭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

義山與韓畏之同爲王茂元壻而一則室家完聚一賦悼亡同爲開成二年進士而一則貴顯京華一馳遠道所以赴梓潼之職與畏之刻意傷別而賦此也烏鵲句言茂元歿後涉川度嶺未遂枝棲鴛鴦句言茂元女亡入室望廬惟存隻影回憶金牀羽帳與畏之先後結褵時不禁今昔盛衰之感況一官迢遞復又别畏之而往蜀耶送到咸陽客路初程也而舉頭已不見長

安矣夕陽萬里能無愴然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

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謝傅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處簾

垂地欲拂塵時簟竟牀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

女豈能忘秋一作愁霖腹病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謝傅門庭指王氏舊末行謂與畏之同出其門

只一語而題中兩人皆已擒住今朝句言自賦

悼亡後親疎頓殊而向時同樂之事已專有所

屬矣三四言虛室空牀正當傷心慘目有不忍遽爲飲者五六言幼男嬌女方且依父爲母又有不能赴其招者加以秋霖腹疾作惡於西風長夜之時更難排遣故詩以相寄而備述其不去之由如此

曲池

日下縈香不自持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與拚同)江灧灧迴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此必狹邪之家。居傍曲池。義山偶至其地。而遂託之命篇耳。曰不自持。未免有情也。曰與誰期。又未嘗定情也。未免有情。則當急鼓疎鐘之斷。能無憂乎。未嘗定情。即至燈休燭滅之時。亦終隔耳。暨乎張蓋欲行。迴頭更望。而我之繫戀深矣。豈知此中人視聚散爲故常。而絕不知有河梁攜手之事乎。結語寫出同床各夢。直可喚醒痴呆。

留贈畏之

清時無事奏明光不遣當關報早霜中禁詞臣尋引領左川歸客自迴腸郎君下筆驚鸚鵡侍女吹笙弄鳳凰空寄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

此詩上下分看。畏之居中禁而閒適。義山涉左川以崎嶇。此通顯之各異也。畏之有子十歲能詩。而義山子無聞焉。且與畏之並娶於王。而義山早賦悼亡。是骨月之間。畏之又獨際其盛也。回憶當日同登蘂榜。今彼此懸殊乃爾。又奚翅仙凡之隔耶。集中有寄韓冬郎二詩附後

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絶寄酬並呈畏之員外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残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劒棧風檣各苦辛別時氷雪到時春爲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残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涙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

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起處有光陰難駐我生行休之歎然蠶未到死則絲尚牽燭未成灰則淚常落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曉鏡句言老夜吟句言病正見來日苦少而有路可通能不爲之殷勤探看乎此作者以詩代竿牘也八句中眞是千回萬轉○曉鏡鏡字作活字看方對吟字有情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

附鶴女牀（一作非）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疑此三詩為太眞歿後明皇命方士求致其神而作也方士託言太眞尸解今為某洞仙矣故每篇多引神仙荒唐之說譏之首以飛燕作結次以鄂君作結終以漢武作結正欲讀者知其所指耳○按陳鴻長恨歌傳方士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其間有署玉妃太眞院者此篇起處即指其境也既曰仙境自然無塵埃無

寒暑而鸞鶴往來非人間世之所得同矣然太眞其果在此山乎星沉海底雨過河源即白居易所謂昇天入地求之遍也不知人死音容遂渺猶之不夜之珠到曉時光彩便散若歿後尚能復來則是珠光無間晝夜而盤中歌舞又何時已乎此理所必無而歎明皇之不悟也故引飛燕事結之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

舞撥湘絃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是篇又極言神仙渺茫而譏方士之不經明皇之不悟也彼方士用少君術而致其神呵筆畫像事屬影響乃見之帳中者已曲盡綢繆况生前同幸華清出沐於蓮花湯中何等寵愛令神人道殊未明促別豈復能回首拍肩時時相遇乎憶天寶中霓裳之舞紫雲凌波之奏不難使鳳凰來儀游魚出聽曾幾何時而廻天轉地之人不可復作誰與爲歡有獨眠而已再引鄂君

事結之。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兎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内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陳鴻傳稱太眞以金釵鈿合授使者復命使者臨行乞一不聞於他人之事取信上皇太眞因舉天寶中避暑驪山七夕感牛女事相告且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當於下界且結後緣此篇借漢武事爲刺也按漢武内傳元封元年四

月戊辰帝於承華殿忽見一女子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七月七日王母暫來故曰七夕來時先有期也帝張錦幃以俟雲駕故曰洞房簾箔至今垂也三四借上作翻言七夕一年一度轉瞬即屆而世世爲夫婦之事渺然無期也五六仍接內傳言之傳稱王母授帝益精易形之術故曰檢與神方教駐景也又與上元夫人書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夫人復以阿環再拜上問起居云云故曰收將鳳紙寫相思也方士傳

太眞有決再相見好合如舊之語當時甚祕惟恐人知故終引漢武事結之

對雪二首 原注時欲之東

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闈梅花大庾嶺頭發柳絮章臺街裏飛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龍山萬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

題是對雪不是詠雪前後二篇極有次序結處或反或正皆照應原注時欲之東一語○寒氣先侵欲雪而未雪也清光旋透已見雪矣玉女

扉省郎闈不過借以形其色之白耳庾嶺梅花以成片者言章臺栁絮以作團者言曰發曰飛言雪之大作也下半因時欲之東遂預透一筆言途間沾衣沒馬自所不免然雪中行役景象未始不佳正恐往返路遥二月歸時不能留以相待耳此是反結之東○曹植洛神賦有流風廻雪及車殆馬煩之句謝莊於大明五年元日下殿花雪集衣白上以爲瑞引用二事妙在不即不離

旋撲珠簾過粉墻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妒玉堂侵夜可能爭桂魄忍寒應欲試梅粧闗河凍合東西路腸斷斑騅送陸郎

首篇形容初下以至大作此則言雪既止而積也曰向之撲簾過墻或輕或重是處堆積者幾於萬頃同縞矣然分別觀之在樹則為瓊樹在堂則為玉堂眞所謂因方成珪遇圜成璧也不特此也入夜則其光如月試粧則其白如梅相對之下彙狀又何止萬千也耶獨我有事行役

而關河凍合。不能不爲之腸斷耳。此是正結之東。○二詩中四語。皆引用典故。而不嫌過實者。由用字活也。首篇梅花柳絮一聯。是實說。下聯用定隨字應濕字。是虛擬。二篇瓊樹玉堂一聯。是實說。下聯用可能字。應欲字。是虛擬。學者熟此。便知能實能虛之法。且知實處皆虛之法。

蜂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

遞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義山沉淪記室代作嫁衣猶蜂之終年釀蜜徒爲人役耳小苑華池一篇殆自況也首言爛熳通則勞其力次言思無窮則勞其心自顧腰細身輕誰能堪此乃營於野者既收其液蓄於家者并割其脾於已曾何益耶且明知如此而息肩無時年年二月與粉蝶相逢又爲採擷之始矣其勤動爲何如結語拈來便是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

牛女渡河本屬會合此言別離乃詩家翻案法然又硬派不得故自首迄尾皆作疑而問之之辭首言佳期迢遞誰實使然恐是仙家好別離之故耳下作反語緊接云不然而何以會合必俟此時乎且一年中惟此一度則今夕何夕而遲遲我行不顧人相望之久耶又人間乞巧何

與已事而故爲稽留阻我良會是仙家誠好別離也

玉山

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閬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戊籤云此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詠非情語也

余細玩之果然玉山句言地位之崇高玉水句言鑒別之精當負知人之明而又處得爲之勢

則所謂力可回天。而不難致人霄漢者。舍公其誰屬耶。譬之珠容百斛。探驪龍於九重之淵。桐拂千尋。棲威鳳於高岡之上。物望所歸。有却之不得者。某在今日。其能無彈冠之慶乎。赤簫吹罷好相攜。即聲應氣求之謂也。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招（當作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英華作片）寄朝

雲

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數十百篇而無出義山右者惟氣盛故也昌黎論文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余謂詩亦有之此篇生氣湧出自首至尾毫無用事之迹而又能細膩熨貼詩至此纖悉無遺憾矣起二句形花之初放而賸態未足也三四以花之搖動言五六以花之色香言其必用雕玉佩鬱金裙石家蠟燭荀令香爐等字爲之襯貼者以不如是則不能盡牡丹之大

觀。且不能極牡丹之身分耳。結處謂此花富麗。非彩筆弗稱。必如我作。方可爲之傳神。蓋躊躇滿志之語也。集中五言一篇。亦清麗可觀。附錄於後。

牡丹　壓逕復緣溝。當窓又映樓。終銷一國破。不啻萬金求。鸞鳳戲三島。神仙居十洲。應憐萱草淡。却得號忘憂。

一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旗天泉水暖龍

吟細露晼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桂花尋
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此望援於人不一引手而以時乎不再之說感動之也首言仙仗雲旗儼然在目而非烟間隔遂使凡夫之人可望而不可即焉曰龍吟細嘆好音之難得也曰鳳舞遲見妙質之難覿也接言須殷遇疎若此豈時不可為而有待於異日耶觀星轉月移即一夕之間流光迅速乃爾況人世滄桑無動不變而可令佳期之更後耶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爲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英華作要舞天花作道場

原注時余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云梵王宮地羅含宅頼許時時聽法來此詩上六句和早梅結二句荅其相贈之意首言訪寒梅而久留金勒知懷我於花間也曰初翻雪是乍見之

雪。曰更換香。是新添之香。著眼總在一早字。蝶粉言花之片。蜂黃言花之鬚。不資藉於蝶粉蜂黃。見早梅自有眞色。直與天花無異也。結言來詩有賴許聽法之云。不知維摩以身疾說法時。正要此花作供養也。

促漏

促漏遥鐘動靜聞報章重疊杳（一作字）難分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定（一作豈）知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爲雲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

紋

此亦義山悼亡詩也有疑爲深宫怨女作者以報章重疊句耳不知一往一來相報成章原屬通用之辭不必定指章奏而引老杜宫女開函句爲解也夫鐘漏而曰動靜聞是獨居有懷而卧不安席也報章而曰杳難分是手跡雖存而歲月之後先莫辨也由是追念生平感深存殁而見夫殘黛早收夕熏已换有不禁子美亡此之歎矣下半言死者不知所歸生者無復夢見

豈能若南塘鴛鳥長匹不離也哉。一往情深。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英華作決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此篇之前。尚有一絶云。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言明皇覺悟不早。致有馬嵬之變。此承上首

言不但從前不悟即貴妃歿後仍然未悟也何也夫婦之願他生未卜而此生先休已可哀矣又命方士索之四虛上下仿佛其神於海外得不謂之大哀乎三四言途中追念貴妃每至廢寢然但聞虎旅戒嚴不聞雞人傳唱無復在朝之安富尊榮矣六軍駐馬應上此生休意七夕牽牛應上他生未卜意結言身爲天子不能庇一婦人專責明皇極有識見

屺嵐曰起聯變化之極

可歎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氷簟且眠金鏤枕瓊筵不醉玉交盃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

此刺淫之詩。曰幸會東城。即邂逅相遇意。曰宴未迴。即不見復關意。年華憂共水相催。即感甄所云。怨盛年之莫當也。秦宮赤鳳一聯。言彼皆人奴。得通貴主。引之以自歎不如也。氷簟且眠。瓊筵不醉。言相望之殷。至於寢食俱廢也。以上

皆鶉奔鵲彊之辭。末用陳王事點醒。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不然。幾爲導淫之作矣。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少年一篇。借東京梁竇家兒。以刺武宗時事。少侯一篇。又借西京張氏。以刺至德來藩鎮之不臣者。如劉稹之自稱留後。李惟岳王庭湊之拒

命自專天子非特不討且聽其父故子襲至有尚公主之事義山不便顯斥題曰富平少侯若託於詠史者然庶幾言之者無罪耳按漢書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延壽嗣延壽卒子放嗣放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與上卧起寵愛殊絕云云詩言少侯年僅十三即膺封爵當日七國之謀三邊之寇不但未嘗宣力并未嘗分憂者也惟是席豐履厚視金彈銀牀直如糞土而已且一燈也而必編珠錯落一枕也而必琢玉雕鏤

則他物稱是可知。加以姻聯外戚。日高晏眠。其驕奢淫佚若此。非所謂寵祿過之者耶。

聖女祠

松篁臺殿蕙香幃（英華作花闈）龍護瑤窗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一作六）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應無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此詩宜上下篇分看。上半是寫祠。寫聖女。下半是寫己意。起處著松篁蕙香龍鳳等字。見得祠

宇莊嚴。令人入廟思敬。三四言聖女之飄然輕舉。無迹可尋。直有是耶非耶。翩何姍姍之妙。視老杜冕旒秀發。旌旆飛揚句。更為靈空。五六言神仙感應自昔而然。逢吳質之女者。崔羅什也。授務成子之術者。劉子南也。天上人間。嘗有此等遇合。我身雖無仙骨。獨不在一物之數耶。夫神女玉釵。不碎凡人之手。特化燕歸來。未卜何日。此我所亟欲搴幃而問之者也。

岞崮曰前二聯分明如畫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摇落應爲有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縣相憶隔章臺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按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王茂元宅。義山爲茂元之壻。故集中多崇讓宅詩。此乃臨發時對紫薇而感賦也。紫薇盛於春夏之交。秋日間有發一兩叢者。首句濃姿獨看來。指盛時言。今當秋庭暮雨。疑非其時矣。乃不先摇落。花之多情。

似因有人在耳。不知已欲别離。則去後又何用更開乎。兩句是回互說。下言未發前。有如露井之桃。朝夕相依。既發後。便如章臺之柳。彼此相隔矣。然天涯地角。同此榮謝。豈必移根上苑。始稱得所耶。言外有去此何之之意。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當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壓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過勞想像東門送一作追餞又差池灞陵柳色無離恨莫枉一作把長條贈所

思

起言幸與諸公同登一第正相聚之始也不意歸期迫我先春而行二語完卻及第東歸四字下言嗣後縱彼此相憶正恐消息難知有天各一方之感耳五句因獨行踽踽是以下苑經過謾勞想像六句因同年濟濟是以東門送餞未免差池結言及第東歸幸與去家有別灞陵柳色覺無離恨不煩公等之攀折以贈也〇宋人詞一樣長亭芳草只有歸時好似從此結翻出

野菊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雲一作微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義山才而不遇。集中多歎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爲沉痛。起云苦竹園南椒塢邊。竹味苦。椒味辛。言所託根在辛苦之地也。繼云微香冉冉淚涓涓。言香微露重。涓涓者。疑花之有淚也。揷此淚字。便生出下一聯來。言是菊也。敷榮在野。

無異寒雁羈棲。不言而芳。等於暮蟬寂默。又何由見知於世乎。下半言細路獨來。惟有今夕。清樽相伴。空省他年。蓋傲霜之姿。本非近御之物。而冀其移栽新苑也得乎。亦惟槁項黃馘老死牖下而已矣。

過伊僕射舊宅

朱邸方酬力戰功華筵俄歎逝波窮迴廊簷斷燕飛去(英華作出)小閣(一作閤)塵凝人語空幽淚(英華作沏)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流(英華作沙)

弔楚宮

伊愼曾以軍功封南兖郡王。故有首句。卒於元和六年。故有次句。義山在大中初。自桂林奉使江陵。過伊舊宅。距其死已三十餘年。荒廢殆盡。故有廻廊簷斷。小閣塵凝之句。五六言殘菊敗荷。皆增悽愴。一勳臣之第。令人生感如是。況涉瀧江而弔楚宮。復有千古興亡之歎耶。結處點出過字。○集中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一詩。中有瀧通伏波柱之句。是篇亦云更涉瀧江

知此詩作於奉使時無疑。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羇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此義山言情之作也。聞聲相思。徹夜不寐。遂使生平久斷之夢。復爲喚起。而悵望無窮焉。五六言月榭故香。猶未盡熄。風簾殘燭。尚有餘光。人孰無情。其能堪此孤獨耶。此承上意而淫泆詠

嘆之也結言湘瑟秦簫各有其匹何須作子晉吹笙獨自仙去與起句遥相照應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對泣春天（一作風前）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莫驚（一作經）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

此必義山與李同有冶遊之事因其人早逝而感賦是詩也言當此春天得來曲水彼下上其

羽者海燕耶東西其流者溝水耶爾我身世不同抱此離憂耶當日相攜花下本非秦贅之不出妻家今日對泣風前竟類楚囚之被拘異地回憶舊遊徑荒草綠樓冷簾垂而其人之埋骨久矣死而有知亦應傷春地下而頭且爲之白也豈獨我與君抱離憂而已哉○按秦本紀二世葬始皇驪山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此曲水疑即曲江因去驪山不遠故結處借用埋香事五勝者秦推五勝以周爲火用水勝之見漢律

歷志注

聞歌

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峩銅臺罷望歸何處玉輦忘還事幾多青冢路邊南雁盡細腰宮裏北人過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灺燈光奈爾何

此疑開元法曲流落人間義山聞之而愴然感賦也。斂笑凝眸二句。言歌者鄭重出之。有響遏行雲之妙。以下借古形今。總不脫一歌字。銅臺句。以西陵喻泰陵。玉輦句。以巡行喻幸蜀。青冢

路邊南雁盡悲貴妃之埋玉馬嵬細腰宮裏北人過譏祿山之出入宮禁後遂總上作結云此聲之令人腸斷已非一日而我得聞於香灺燈光之下能不輒喚奈何也哉○魏武遺命吾死之後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妓樂拾遺記穆王跡轂遍於四海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與穆王歡歌杜甫昭君村詩千載琵琶託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本集楚宮詩歌成猶未唱秦火入夷陵此作所引皆不脫一歌字

贈華陽宋眞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謝(英華作識)蕋珠人但驚茅許同仙籍(英華作多玄分)不道(英華作記)劉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篆(英華作錄)金華歸駕冷龍鱗不因杖屨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詩言宋劉直是蕋珠宮人其別帝宸而來塵世也不過偶遭淪謫耳所難得者兩公名登仙籍誼屬世親華陽清都之間同道有人可云不孤矣迷鳳篆者言鳳文之書人間莫識也冷龍鱗

者言龍車之駕天上久待也結言我本薄植得
奉兩公杖屨或可與其長年又何敢效徐甲之
求云也哉

楚宮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佩響知
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
動夜厭厭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雖以楚宮爲題然細玩全篇似刺當時貴主之
事也禮婦人不下堂階今日曾逢有令人見之

者矣又內言不出今佩響絃聲有令人聞之者矣雖暮雨自歸未諧歡夢秋河不動獨處良宵然重簾只尺既有見而聞之者則牆東之嫌恐不能為斯人免也○高青丘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與此同一微言冷刺

和友人戲贈二首

東望花樓會（萼華一作事）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虛五夜風翠袖自隨回雪轉燭房尋類外庭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

二詩相戲皆於結處見之其首篇曰聚會難期音書莫致當此露冷風寒之下其何以爲情耶翠袖自隨迴雪轉言瞥爾一見也屬房尋類外庭空言杳然莫跡也夫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人情大抵皆然乃作者於此反丁寧其所思之人曰彼雖殷勤子宜鄭重莫使桂香漏泄令人疑爲不自閑也此以逆耳之言戲之也

迢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爲佩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一作欲歌團扇掩新正

未破剪刀閑猿啼鶴怨（英華作望）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

一夕間

此言路隔重關。其人甚遠。又何由望見顏色而與之相近相親也耶。明珠白璧一聯。即泉明願在髮而爲澤。願在衣而爲領意。團扇揜形其羞澁之情。剪刀閑狀其無聊之況。猿啼鶴怨。固相思之極致也。然終歲相思。不如一夕佳會。此又以傷心之言戲之也。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窓不識繞街塵峽中尋覓長逢雨月裏依稀更有人虛爲錯刀留遠客枉緣書札損文鱗遥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

此承上二篇說來言不必金魚牢合青門迢遞始成間阻即此紅薔翠筠僅一籓籬之限而内外有不能相通者矣逢神女於峽中示以近也望姮娥於月裏又示以遠也若遠若近間有令人不可奈何者豈知錯刀之贈終虛尺素之投莫報而小閣之中錦茵之上反不若畜狗無知

得以偎香傍玉。寢處其際也。此結相戲。視前二詩爲虐。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一作曾失水更一作長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文宗憤宦官弑逆。陰與訓注謀除之。訓以謀之不臧。致有甘露之變。天下皆疾訓注之奸邪。不

知其謀則舛其理則正義山五言二詩已排衆論而昭雪之矣此則深咎内外文武先既不能討賊及劉從諫表上又無接應之人爲可歎也按唐兵制内外相維沿邊盡立節度府原以防京師一旦有變勤兵救援耳故曰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也涯餗等見戮後士良逈脇天子下視宰相其氣益盛然劉從諫表上誓清君側若輩即震慴不敢復肆使諸鎮秉此共興問罪之師則閹人不難授首而涯等之冤

得白矣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史稱數日之間生殺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是蛟龍而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之辭也士良雖以謀逆誣涯餗然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設覃楚當日能持公論則罪有攸歸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孰是為鷹隼之一擊者乎曰更無者羞之之辭也藩鎮坐視於外宰輔依違於中至使晝號夜泣人鬼皆愁何時得清君側之惡而收此涕淚也哉此我之所以重有感

也。五言二詩附後

有感二首 原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　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御仗收前殿。一作隊 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

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寃目寧吞欲絶聲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

春雨

悵卧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此懷人之作也上半言悵卧新春不如意事什常八九況伊人既去紅樓珠箔之間闃其無人不且倍增寥落耶遠路句言在途者之感別而

傷春也。殘宵句。言獨居者之相思而託夢也。結言愛而不見。庶幾音問時通。乃一雁孤飛。雲羅萬里。雖有明璫之贈。尺素之投。又何由得達也哉。

中元作

絳節飄颻宮一作空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須一作雖得金條脫溫嶠終虛玉鏡臺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有娀未抵瀛洲遠青雀如何鴆鳥媒

義山嘗有五言一篇中云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知其生平阨塞當塗必有從而讒間之者此詩不便斥言而託於鳩鳥為媒以見遇人之不淑也詩作於中元日因引諸天聖衆朝禮上清之事以喻同朝共主亦復如之之意乃羊權倏脫雖得定情而溫嶠鏡臺終虛諧好此誰為為之乎由是雨過驚眠屢斷陽臺之夢花開迷路不逢南指之車而良緣永隔矣結言有娀佚女本在人間未抵蓬瀛之遠也亦惟是鳩鳥為

媒致使事不諧耳

楚宫

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一作礪古通迷魂逐恨遥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易招但使故鄉三户在綵絲誰惜懼長蛟

此借屈子沉湘之事以悲涯餗等十一人也唐書開成元年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遺骸棄捐請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

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渭水至清。故曰色瀏瀏。禮祭統七祀。曰泰厲祀古帝王之無後者。當日涯等親屬皆死。孩穉無遺。故引用之。因通篇詠屈子事。故不曰泰厲。而曰楚厲。三四言暴尸城西時傷心慘目。人鬼皆愁也。涯等戮於乙夘十一月。葬於丙辰三月。故曰空歸腐敗也。收葬未幾。旋遭拋棄。故曰更困腥臊也。結言涯等身死。不足深惜。所可惜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耳。

宿晉昌亭聞驚禽

羇緒鰥鰥夜景侵高窗不掩見驚禽飛(英華作行)來曲渚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雜橘村砧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

羇人入夜愁悒不眠因見窗以外之禽羣動既息驚而復起因感窗以內之人起二語無數轉折而出之若不經意所謂曲而有直體者也飛來曲渚過盡南塘言被驚而其去漸遠也曰烟方合曰樹更深言不見而但聞其聲也下半言

胡馬失羣。楚猿掛木。雖天涯遠隔。而同是此心。其足感人聽聞者。亦復何限。五六一比。結處雙承。轉合極佳。香山最熟此法。

深宮

金殿銷香（鼓吹作香銷）閉綺櫳（一作籠）玉壺傳點（一作響）咽銅龍狂飈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豈知爲雨爲雲處（鼓吹作荒）只有高唐十二峰

此擬深宮怨女作也。望幸不來。則綺籠爲之閉

矣憤懣未舒則銅龍爲之咽矣三四言風露皆天所施而蘿陰桂葉榮枯不齊如此所謂實命不猶也下半言我之瞻望泣涕曾無間於晨夕豈知雲雨承恩者只在巫峰十二而不我下逮其能免於怨思乎哉只五十六字可當一篇長門賦讀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

蓬島烟霞閬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茅君奕世仙曹貴許掾全家道氣濃絳簡尚參黃紙案丹爐猶

用紫泥封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褒以舍人而通道術會昌中出為鄭州刺史義
山獻詩當在其時起言舍人在九重則掌絲綸
在六天則主箋奏世羣目為功名中人而不知
實蓬閬中人也三四言不獨今日為然奕世皆
屬仙曹不獨一人為然全家具有道氣茅君許
掾舍人足以兼之矣五六是夾寫法絳簡而參
以黃紙丹爐而封以紫泥方是舍人之學仙移
贈他人不得又褒為義山從叔故引陶隱居事

作結言不知他日得如華陽弟子為之接賓樓下否自首迄尾眞乃字字切合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燈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鴈塔幾多層漫誇鷲子眞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

只起二句是題白石蓮花道源注鑿白石為蓮花臺捧燈奉佛是也下皆寄懷楚公言當此霜露既降時以公之老病為憂故夢寐中往往見

之大海龍宮言道之廣遠不可涯量故曰無限地諸天雁塔言道之崇高不可瞻仰故曰幾多層此極力贊歎楚公也結句言公爲引重致遠之器有如大白牛車能載一切豈如鶖子不知上乘而猶煩我佛之授記也耶

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上）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泪（一作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

休

義山志在經世。爲令狐氏所擯。朝籍無名。又因就王鄭之辟。益加猜忌。故感賦此詩。按唐書。安定郡屬關内道。太和中。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義山在幕。詩應作於其時。上半言登高望遠之餘。俯仰身世。何異賈生之遷長沙。王粲之依劉表耶。下半言所以垂涕遠遊者。豈爲此腐鼠而不能舍然哉。吾永憶江湖。欲歸而優游白髮。但必俟廻旋天地。功成卻入扁舟耳。何猜意鵷雛

者之卒未有已也○王荆公極喜此詩謂雖老杜無以過之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廻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爲庭燎玉液瓊蘇作壽杯遥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蓮不肯來

紫泉宮殿一篇言隋亂亡由於一念之慾是大槩說此則寫其窮泰極侈處也當日煬帝荒於聲色日夕游宴非歲節大辰未嘗臨御前殿題

曰守歲乃受朝前一夕也人主於此惟垂衣端冕問夜何其耳顧猶不忘行樂而庭燎之光至用沈香甲煎壽杯之飲不惜玉液瓊蘇其靡費極矣於是有當晦而明者露盤之高疑月也有先春而驚者鼉鼓之震如雷也一夕之內一宮之間所見所聞如是況巡幸之地燕賞之辰乎不踏金蓮不肯來言蕭妃恃寵而嬌無異齊之潘妃也○帝賜吳絳仙詩云舊日歌桃葉新粧豔落梅起處新梅疑用其句

利州江潭作 原注感孕金輪所

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宮帷箔卷氷綃此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雕

天后見駱賓王檄文猶以為斯人淪落宰相之罪義山博學彊記未遇主知故過孕金輪之地而自歎其生不逢時也后在襁褓中袁天綱見之驚曰龍瞳鳳頸當作天子後太宗因秘讖女主武王之言訪李淳風欲盡殺疑似者李曰兆

已成矣帝乃止神劍飛來不易銷句正見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接言我今泊舟江潭其風景有不同者明月行雲一聯言其寬濶是從潭上摹寫河伯水宮一聯言其幽深是從潭下想像結言巳之漂泊西南曾不如羅子春之獻脯龍女猶得乘龍載珠而還也雨滿空城蕙葉雕即屈子草木零落美人遲暮意

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內苑只知含

鳳（一作銜）嘴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一作粧）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栢雨蕭蕭

此詩似爲武宗而發。按史武宗善制奄侍，駕馭藩臣，亦英主也。然好畋獵武戲，受道士趙歸眞法籙，又寵王才人，欲立爲后。至服金丹得疾，而猶信方士妄言，謂爲換骨。六年之中，失多於得。茂陵一篇，其託諷乎。首言勤兵大宛，是黷武也。三四言非畋獵，即微行，是好動也。五六言旣求

神仙又䰈聲色是自妝也結處借子卿一襯風刺見於言外

咋嵐曰此詩初亦不甚愛之後觀西崑詶唱諸篇如此者絕少乃歎義山筆力之高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此詩是欲發己意而假事為辭以成篇者也其

本旨全在結句按本傳義山於會昌中因王茂元辛來遊京師久之不調又於大中三年隨鄭亞入朝明年令狐綯爲相屢啓陳情綯不之省詩或作於其時然歲月之前後不可考矣讀者須看其淺深虛實處首言永巷長年離情終日淚之因也次言湘江竹上峴首碑前淚之迹也次又言明妃去國項羽聞歌淚之事也以詩論則由虛而實以情論則由淺而深結言凡此皆可悲可涕之處然終不若灞水橋邊以青袍寒

士。而送王珂貴客。抱窮途之恨爲尤甚也。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

水次故郭汾寧一作陽宅

伊水濺濺相背流朱欄畫閣幾人遊漆燈夜照眞無數蠟炬晨炊竟未休顧我有懷同大夢期君不至更沉憂西園碧樹今誰主與近高窓卧聽秋

首句寫伊水。次句寫故宅。叙韋所寓之地也。水曰相背流有逝者如斯之歎。宅曰幾人遊。有門前冷落之悲此作者心靈手敏。於叙次中。即摠

入此數字也有此數字下便接紛寧言之漆燈夜照悲其死後之寂寞蠟炬晨炊溯其生前之豪華五六言榮盛幾何歲月不與天壤間安往非夢境耶夫死生夢也聚散亦夢也明知爲夢而不能無離索之憂者念君寓此故宅卧聽秋聲而無與爲主也通篇蟬聯而下無限深情

流鸎

流鸎漂蕩復參差渡陌臨流不自持巧轉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户千

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一作思）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此作者自傷漂蕩無所依歸而特託流鶯以發歎耳渡陌臨流喻已之東川嶺表身不自由也三四言巧轉中非無本意特恐佳期難必負此良辰耳風朝露夜萬户千門言隨時隨地人皆樂聞而獨不可入於傷春者之耳也結句從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翻出彼是有樹不借此是無枝可棲見會昌以來相識諸公無一在朝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蹔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為關外心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孃湖上月應沉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任荒城伴夜砧

詩言奔走風塵之際而得見此叢蘆方欲暫灑塵襟一憩亭上乃因之忽有所感何也憶昔作客江南年壯氣盛自視要津不難立致故雖黃蘆徧地對之初無寥落之感今去國而為關外之人遂不禁有淒其以悲者焉由是思子臺邊

玉孃湖上風急月沉皆足深人感愴誠所謂百端交集也況從此遠去荒城夜砧更不及此清聲之可聽乎然惟任之而已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輈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此詩前六句是宮人入道結二句是因和韓錄事作而即借宮人以戲韓也起言蒙恩放歸之

後復又遣使追還此身眞有不自由者雙童捧上綠瓊輀言從此入道去也接言昔朝金殿嘗趨至尊之前今侍玉樓忽在元君之側其境遇之不常如此五六鳳女顛狂宮中之件也月娥孀獨世外之遊也言喧寂之不同又如此結言此宮人者身雖入道而愛根未斷見錄事此詩竊恐紫玉韓童之事復見於今日矣蓋戲之也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西谿叢話作風）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

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此義山悼亡後重來茂元舊宅而作也時當秋夜露冷月寒覩此草木變衰而歎人生聚散本來如此非造物者之得私其間也悠揚歸夢惟燈見之濩落生涯惟酒知之言形单影隻而親卿愛卿之人不可復作也豈到白頭二句與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同意

贈從兄閬之

悵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忘機荻花村裏魚標在石蘚庭中鹿跡微幽徑定攜僧共入寒塘好與月相依城中猘犬憎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

屈子云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兮不可佩又云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舉世服艾而忽有佩蘭者出其間能免於怪且憎乎此義山所以勸閬之賦歸去來也首句即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之意私書幽夢約忘機猶云念茲在茲

也。三四釣船無恙。麋鹿與遊。言忘機之事。五六幽徑攜僧。寒塘依月。言忘機之人。與忘機之境。見歸時自有樂地不必與猖猖者久處。而徒自損其幽芳也。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牋諸生個個王恭柳從事人人庾杲蓮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深慙走馬金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

玩起結處。必渤海公有詩見貽。而義山寄和於

行次者也大意言眼前好景皆入篇章而幕下才人又極一時之盛宜其話雨剪燈此唱彼和也顧我不獲置身其側揚扢風雅而悤悤走馬酬荅能無以草率自媿耶

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為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臥病竟無憀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

按本傳河南柳仲郢鎮東蜀辟為節度判官大

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此詩正作於其時言我與君同事五年花朝雪朝總在河東公所相依不爲不久矣君爲上客獲交珠履公所尊也我屬末行得近翠翹公所親也計五年來何所不有或爲有託之詞情如宋玉或作無憀之臥病等劉楨客中況味知我惟君乃令公既左遷我亦廢罷而同舍相知將自此遠別矣衣香未銷令人思荀令不置也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騅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按本傳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二詩疑爲綯發因不便明言而託爲男女之詞此風騷遺意也○首篇言文人之以筆墨干謁猶女子之以紉補事人鳳尾香羅二句是比體即傳所云屢啓陳情也曰羞難掩是欲強顏見之也曰語未通是不得與之言也五言自朝至

暮。惟有寂寥。六言自春徂夏。略無消息。結言所以若是者。豈眞道之云遠哉。亦莫我肯顧耳。集中有留贈畏之一絕云。瀟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風吹汝來。與此結同意。○石榴紅。諸家引樂府石榴裙作解。然玩其語意。言時序再更。指榴花覺更直截。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此篇言相思無益不若且置而自適其嘯志歌懐之得也重幃深下長夜無眠因思古來所傳若巫山神女青溪小姑固舉世艷羨之人也然神女本夢中之事小姑有無郎之謠自昔已如斯矣強以求合庸有濟乎夫風波不爲菱枝之弱而息月露豈因桂葉之香而施此殆有不期然而然者吾乃今而知相思之了無益也既知無益又何必自甘束縛而失我清狂之故態耶

昨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鳥使來賒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二八月輪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平明鐘後更何事笑倚墻邊（一作匡）梅樹花

篇中無限顛倒思量結處一齊掃却有如天空雲滅此最得立言之體者上半言紫姑神去問卜無從青鳥不來音書斷絶何分散易而團圓之難得乎下半曰蟾影破憂容輝之漸减也曰雁行斜悲踪跡之不齊也一夜之間百端交集及至平明自覺無謂笑倚墻邊梅樹花淡語意

味却自深長與老杜雞蟲得失了無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同一杼軸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人高詩苦滞夷門萬里梁王有舊園烟幌自應憐白紵一作苧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苔井風柳誇腰住水村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

先從汴上說起言君萬里到此雖梁園尚在而授簡無人何能鬱鬱久居乎浩然赴蘇吾知其必有合也然人高詩苦知我者希竊恐白紵詞

成彼中人亦寡和耳。苕井句。言所寓之地。水村句。言所過之鄉。露桃塗頰。風栁誇腰。言蘄州景物之妙也。蘄小小墓在嘉興縣前。唐志縣屬於蘄。故結處及之。

贈鄭讜處士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觀隨碁（一作棋）局暖入汀洲逐釣輪（一作綸）越桂留烹張翰鱠蜀薑供煮陸機蓴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此美鄭之蕭然塵外而已欲與之把臂入林也浮雲一片是其身世碁局釣輪是其事業甘心窮約頭白於蓴鱸鄉中處士之所得也多矣視夫張翰思歸陸機不返其間相去何如夫我亦疎放人也他日扁舟相過而與子偕隱或者其許我乎

復至裴明府所居

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

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
以明府而卜築幽深便非流輩所及宜義山切
伊人之慕而每過所居輒生戀戀也桂巷杉籬
是野人之居曰不可尋正見幽深處三四言明
府居此何所事事亦惟樂琴書以銷憂耳山谷
云如蟲蝕葉偶爾成文言書法之若不經意也
雕蟲句即此意荀子云伯牙鼓瑟六馬仰秣見
琴聲之能感異類也秣馬句用其事下半言明
府其人求之流輩豈易多得惜我有事行役不

獲常與君作伴耳。今猶幸未去。能不思賒取斗酒。以灑我煩襟也哉。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空糊一作存赬壤眞何益欲舉黃旗竟未成長樂瓦飛隨水逝景陽鐘隨失天明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爲名

此言漢室以後。國步日蹙。皆由世主恃金湯而忽太平也。抑知在德不在險。金湯固不足恃。居安不忘危。太平正未可忽。若隋若吳若宋齊。豈

非明驗耶。其間頽壞飛文。徒博蕪城一賦。黃旗應運。僅成鼎足三分。且長樂夜飛。有如水逝。景陽鐘躪。無異天昏。草間霜露。古今自有同感者矣。彼許由逃堯。豈高此能讓之名哉。亦以自來無不亡之天下。故寧長往不返耳。

岠嵐曰。滿目興亡。悽然生感。

子初郊墅

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墻下水齋鐘不散檻前雲陰移竹栢濃還淡歌雜漁

樵斷更聞亦擬村南買烟舍子孫相約事耕耘

惟子初思我故出郊訪之起二句乃對舉中之互文也臘雪句言歲將暮記一年之節序也齋鐘句言時近午記一日之晷刻也五句是郊墅所見六句是郊墅所聞昨嵐云此詩起聯中便籠罩得子孫世世相好在而買舍耕耘却從腹聯生下更無起承轉合之迹

漢南書事

西師萬衆幾時廻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

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通鑑黨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數欺奪誅殺所致宣宗興兵致討連年無功此詩當在大中五年命白敏中充招討時作也黨項本西羌種故曰西師萬衆幾時廻也時上頗厭用兵特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臨行復面加戒勵故曰哀痛天書近已裁也三句是責相四句是責將言刀筆吏既不可爲公卿而師武臣復養

寇以邀賞國是尚可問乎。時又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并山南劍南沒番州縣。亦令收復。故曰幾時拓土成王道也。大中三年。吐番等州來降。詔諸道出兵應援。兼以黨項之役。戍饋不已故曰從古窮兵是禍胎也。結言幸而天心厭亂。允崔鉉之議。遣大臣鎮撫。將兵端自此獲息。而一念好生。可長享太平之福矣。

當句有對

密邇（一作爾）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

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遥碧落寛此亦刺貴主之事因每句各自爲對詩中别有此體故即以之命篇耳按漢書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號平陽主起句用之蓋有所指也夫主第而密邇上蘭則鴛瓦露盤近在只尺豈外人所得窺伺乎三四是寫景五六是寫情言當此花露紛披之下但覺游蜂舞蝶共樂春光而不知孤鳳離鸞長懷别恨一詩注意全在此處三星

在天會合之時也。三神山在海外，可望不可即之地也。紫府程遥句，見其人甚遠，而無可踪跡也。於第六句陡轉本意，即承此意作結，又是一法。

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謾誇天設劍爲峰。陣圖東聚燕當作煙江口邊柝西懸雪嶺松。堪歎一作发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眞龍。將來爲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在天成象。則有井絡。在地成形。則有天彭。只一句而全蜀已破。第二句其門戶也。陣圖東聚燕江口。燕當作夔。口當作石。指東川。邊柝西懸雪嶺松。即甘松嶺也。指西川。以上皆誇蜀地險要。下言險要之不足恃也。不見望帝之委國而去乎。如先主者。庶能撫有茲土耳。乃姦雄之輩。猶窺伺不已。何哉。李白蜀道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非其人。化爲狼與豺。四語可包括此詩。岞嵐曰。中四句。萬鈞之力。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義山在東川最久詩亦最多二月二日一篇云三年從事亞夫營此云三年已制思鄉淚二詩乃一年中先後所作也越二年罷廢寄同舍有五年從事霍嫖姚之句從此遂還鄭州矣題曰寫意寫思鄉之意也上半言故鄉迢遞山川間

之。且蜀道之難。水陸皆成險阻。能不爲之長吟遠望其際乎。日向花間留返照。譬餘光之無幾也。雲從城上結層陰。喻愁抱之不開也。結言思鄉有淚。強制已久。豈能更禁於三年後耶。按此詩作於大中十一二年間。義山年近六十矣。

隨師東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鬬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但須鸑鷟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

此借隋東征之役以譏切時事也通鑑太和元年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受命詔發諸道兵討之故曰東征日費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鬬心也王庭湊陰以兵糧助同捷黨惡之罪在所不原乃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而復其官爵是威令廢矣故曰軍令未聞誅馬謖也時諸軍在外久未成功每小勝輒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故曰捷書惟是報孫歆也下半言人君當為鸞鳳不當為鷹鸇

彼大業中用兵高麗至有浪死遼東之歌今滄州喪亂後骸骨蔽地戶口什不存一可不惻然動念也哉

宋玉

何事荊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烟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

題中疑闕一宅字按余知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杜甫

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是歸州亦有宋玉宅此詩蓋指江陵故宅也上半言其人下半言其宅起意維楚有才乃何以荆臺百萬家之衆而擅才華者獨宋玉一人耶楚辭風賦其才華也唐勒景差皆莫能及其獨擅也接言其人雖往其宅猶存不且與渚宫觀閣雲夢烟花同爲楚地之勝耶信以避亂居此可謂千古才人後先輝映矣託後車猶云望屬車之清塵也信仕梁魏周故云三朝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籍籍征西萬户侯新緣貴壻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廻綵鳳天河迢遞笑牵牛南朝禁臠無人近瘦盡瓊枝詠一作有四愁

義山視畏之得意失意迴別此詩雖贈韓而實則自傷寥落見不如畏之者有四焉葢同爲王茂元壻而已以喪偶日疎畏之特見親愛一不如也已則寄人廡下而畏之安居二不如也同爲開成二年進士已以記室終身畏之獨致通

顯三不如也已則早賦悼亡而畏之偕老四不如也結處以禁臠比畏之言相形之下孰敢與近惟有瘦盡瓊枝詠四愁以寄慨而已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

戎

潼關地接古弘農萬里高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芸香三代繼清風仙舟尚惜乖雙美綵服何由得盡同誰惮士龍多笑疾美髭終類晉司空

起聯言秀才與正字爲大邦人物而萬里高飛

有難弟難兄之目也按玉海楊敬之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桂樹一枝當白日言兄弟聯登也芸香三代繼清風言後先濟美也五句是送秀才因戎未偕出戴獨自歸故曰仙舟尚惜乖雙美也六句是招正字計戴歸時戎又將出故曰綵服何由得盡同也結言太原公愛才有素士龍笑疾定能見容在正字必有以應其招而可此義山勸駕之辭也太原公謂王茂元

贈趙協律晳

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還（一作皆）同已叨鄒馬聲華末更共劉盧族望通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

義山自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爲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按通鑑太和七年。令狐楚入爲吏部尚書。詩注吏部相公。指楚也。安平公謂崔戎。戎卒於太和八年。故稱故尚書。起處以孫綽謝安比楚與戎言

爾我早爲兩公所知歌斯哭斯同事二年初未相離也在相公之門則爲上客於安平公所又屬至親與泛然相值者更有異矣南省恩深感楚也東山事往悲戎也分頂三四說來結言歲暮相逢河梁握手回憶賓館妓樓之事能不黯然魂銷也哉○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置才論聖論以古文出公卿間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鄆相國即令狐楚華太守即崔戎也義山受知兩公最早集中安平公一篇敘崔

憐才。及感崔德意處甚悉。又有過崔玄海宅寄
舊僚一律。皆可與此詩相証。因並錄之。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
趙李三椽　絳帳恩如昨。烏衣事莫尋。諸生空
會葬。舊椽已華簪。共入留賓驛。俱分市駿金。莫
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
安平公詩　丈人博陵王名家。憐我總角稱才。
華。華州留語曉至暮。高聲喝吏放兩衙。明朝騎
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岳年十六。

面如白玉敵烏紗其弟炳章猶兩丱瑶林瓊樹含奇花陳留阮家諸姪秀邐迤出拜何騈羅府中從事杜與李麟角虎翅相過摩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環珂三月石堤凍銷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水其聲尖咽如鳴梭公時載酒領從事蹋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撮清漢坐視世界如恒沙面熱腳掉互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一百八句在貝葉三十三天長雨花長者子來輒獻蓋辟支佛去空留鞾公

時受詔鎮東魯。遣我草詔（疑作奏）隨車牙。顧我下筆即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嗚呼大賢苦不壽。時世方士無靈砂。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頹泰山驚逝波。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西風衝戶捲素帳。隙光斜照舊燕窠。古人常歎知己少。況我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豈得無淚如黃河。瀝膽呪願天有眼。君子之澤方滂沱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

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蝙拂簾旌終展轉鼠翻牕網小驚猜背燈獨共（一作立）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一作夜起）來

此詩與七月二十九日一篇皆悼亡後作也宅無人居故重關密鎖廊深閣迥此徘徊即潘黃門入室想所歷之意三四從室外寫仰以望月月旣含暈俯而看花花又未開總是一派淒涼景況五六從室內寫蝙拂簾旌是所見鼠翻牕網是所聞明知二蟲所爲而不能不展轉驚猜

者以心懐疑慮故也至背燈自語起臥不常而獨夜情悽有愈不可言者矣

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陽(疑作傷)春意未多

曲江池開元中疏鑿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祿山亂後不復如前觀老杜哀江頭一篇可見文宗太和九年鄭注言秦中

有災宜興土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十一月。有甘露之變。遂救罷修。此詩上四句。溯玄宗朝事。下四句。感文宗時事也。夫以曲江宮殿。而鬼得悲歌其中。則翠輦之不來久矣。三句即杜子美血汚游魂歸不得意。四句即王子安檻外長江空自流意也。後半言朝廷思復升平故事。方謀興葺。而涯等被禍。憂在王室。又不勝天荒地變之悲。然則災異非土工可厭。君天下者。惟當修德以弭之耳。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輕黃惹嫩條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宮先騁舞姬腰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如線如絲正牽恨王孫歸路一何遥

此詩託寄在結二語。即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之意。上六句。只是詠柳。起曰雪初消。曰漠漠輕黃。形容早春光景。灞岸句。言先時曾經攀折。楚宮句。言今日不減風流。清明晚日。言其時。官道野橋。言其地。帶雨含風。言其情態。溫庭

筠柳枝詞云。縏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與此結同是一意。亦同是一格。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時（一作危）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無人問（一作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一作閤）無因再得窺

唐詩紀事。綯惡商隱從鄭亞之辟。疎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云云。綯乃補太學博士。而北夢瑣

言又云綯覩詩慙悵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若溪漁隱則以綯父名楚詩中直犯其家諱若以之獲咎者然余按本傳太學博士以文章干綯得補非關詩也詩中雖有楚客之云然古人臨文不諱其惡義山未必盡由乎此大抵綯之爲人蓋不肯服善而又不能下人者也觀溫庭筠事出南華一言遂成仇恨是不服善之一証也義山此詩未免怨望且以父行自居綯能爲之下乎篇中感念舊恩處正是激怒綯處曰昔年

把酒同醉霜天今日開樽空悲泉壤重來此地適遇此時能不黯然有所思乎憶公元和以來歷鎮宣武天平河東以及山南西道皆功在社稷不徒如漢臣之偶一奉使採取苜蓿歸栽已也又憶某爲記室時蒙公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期致通顯豈知沉淪使府碌碌終身不殊楚客之行吟澤畔耶今日者郎君官貴舊時東閣無由再窺不禁感慨係之矣○義山受知於楚最深集中若經分水嶺贈杜勝李潘諸詩皆爲

楚作而感恩知己莫過於獻寄舊府及撰誌文二篇附錄於後

獻寄舊府開封公　幕府三年遠春秋一字褒書論秦逐客賦續楚離騷地理南濱濶天文北極高酬恩撫身世末覺勝鴻毛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沉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媿辭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幾移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一作陵誤）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杜牧志在經世嘗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因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惜其言不用於世官止司勳集中杜秋一詩悲秋之窮且老亦自寓其天涯遲暮之感也義山贈詩足盡牧之生平首叙官爵姓氏而以江總比之此不過用疊字以見巧耳心鐵已

從于鎮利言其百折不回鬢絲休歎雪霜垂言其老當益壯通鑑大中時上問循吏於宰相周墀墀曰臣甞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迄今四十年老稚猶歌思之因命杜牧撰丹遺愛碑結處以羊叔子墮淚碑擬之言牧之文章自能行遠傳後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粧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

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節度使號天平軍節度使唐詩紀事令狐文公在天平後堂宴樂蔡京在坐故義山詩云云按此則題中天平二字須略度公座二字連讀即所謂後堂宴樂也又紀事云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蔡京曰此童眉目踈秀進退不懾可勸學乎師從之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爲

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
稱云云然則詩中白足禪僧與青袍御史皆指
京言同是將軍客乃自謂也舊解以天平公爲
綯以御史爲義山自謂皆未當今特正之〇前
四句是形官妓五六是戲座客結處是呈令狐
令公言此官妓以道家裝束來此座中其嬌態
直可作掌上舞也蛾眉斂令人憐玉艷寒又令
人愛宜座客見之爲之傾倒覺向時之道心頓
退而今日之官職可輕也我雖同是將軍之客

而於此有不敢屬目者焉他日與河東公辭張懿仙啓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曾不接乎風流此詩亦其証也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

虢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眞存焉

紫府丹成化鶴羣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士雲獨坐遺芳成故事褰帷舊貌似元君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起聯言中丞化鶴歸來昔時手植之松已變龍

文則歷年久矣壺中句指道靜院嶺上句指中條山仙家結上中丞隱士即起下刺史獨坐遺芳捨官居此也褰帷舊貌寫眞存焉也篇末言已築室其下不能繼前人而高蹈得毋貽誚山靈也乎

題小松一作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始青葱一年幾變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功爲謝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

此作者以小松自況也首句言其特立次句言其蔭庇三四即歲寒後彫之義接言枯榮屢變凡物皆然柱石堪資生是使獨彼西園車馬之客榮盛一時不轉眼而已悲搖落人與物寧有異哉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將軍大旆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魚遊沸鼎知無日鳥覆危

巢豈待風早勒勳庸燕石上佇光綸綍漢廷中

唐書劉稹傳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子稹拒命自爲留後詔以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合兵討之首句將軍指元逵等狂童指稹也名賢謂李郎中贊武功以其充昭義攻討也方鎮表昭義節度兼領澤潞二州故曰暫逐虎牙臨故絳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故曰遠含雞舌過新豐也下半言劉稹孺子不難殲此朝食將勒銘

歸朝。光綸綍於漢庭之上。在指顧間矣。蓋頌禱之辭也。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户暗蟲猶打窓更閱前題（一作頭非）已披卷仍斟昨夜未開缸誰人爲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此詩寫病後情景。字字入神。起言病體煩躁。日想秋涼。豈知飛燕暗蟲。仍然夏令。簾已卷矣。而燕還拂水。是不知入也。户已開矣。而蟲猶打窓

是不知出也。此共見之景。人却寫不到。又病後健忘。故書卷每須再閱。病後量減。故酒缸多有未開。此同具之情。人却說不出。結言水齋中獨自無聊。惟望故人信來。以當晤語。然誰爲報知。而使之時時慰我耶。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鮫縱翫難爲室海蜃遥驚耻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

道鎖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

按十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瀛等洲十處。今任中丞所創新亭。在河中流。故用作翻言十洲之勝。誰其見之。不若此雲構巍然。爲有目共賞也。鮫室蜃樓。皆不能及。極贊河亭之妙。以下從亭之四旁說。遠山可眺。浮梁可渡。而新亭居其中。將蒲津自此增勝。而中丞巧思可傳之千古矣○唐書河中府河西縣有蒲津關。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柱夾岸。

以維浮梁東西大道鎖輕舟句指此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信陵亭館接郊畿幽象遥通晉水祠日落高門喧燕雀風飄大樹撼熊羆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茵憶吐時山下祇音支一作只今黄絹字淚痕猶蹟六州兒

本集偶成轉韻詩有武威將軍使中俠之句武威即王茂元也言此交城舊莊武威公亭館在焉其幽深景象直與唐叔虞古祠同爲晉川之

勝。乃公歿後。惟見門喧燕雀。樹撼熊羆。蓋人跡之不到久矣。當日從公於此。每思立功而投班生之筆。閒嘗恃愛而汚兩相之茵。今見芳草新蒲。有不禁觸物生感者。茂元於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管許陳蔡三州。會昌中。授河陽軍節度。管孟懷衛三州。故云六州。結以羊叔子相比。言此六州之人。至今猶思公而墮淚也。

贈田叟

荷篠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遶村行。燒畬曉映遠

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機翻浹洽交親得路昧平生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

此叟賢而隱於田間故義山贈之以詩言此荷蓧之衰翁相逢在野攜我遶村而行似非無情者燒畬伐樹皆田家所有之事寫來却自韻致以下贊其人品之高也鷗鳥忘機與爲浹洽交親得路如昧平生殆所謂確乎不拔者耶向意明盛之世野無遺賢乃今見叟而不覺心爲之驚矣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原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一作三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晚鸊鵜泉畔獵路人遥識一作認郅都鷹

唐書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内附後以軍功封凉國公又曰何力三子明光貞明襲爵光右豹韜衛將軍貞司膳少卿此詩因契苾之

入中國久故云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也三四踏雪履氷言其勤王之勞五六禄負壺漿言其招徠之衆蔚州屬河東道隋雁門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漢書景帝時郅都爲雁門太守匈奴竟都死不敢近雁門結用作比言契苾之能威服遠人也

和人題眞娘墓 原注眞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

虎丘山下劒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

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祗應江上獨嬋娟

此詩中四句皆用夾寫又別是一法起言山下池邊遊人來此每興逝川之歎亦以眞娘墓在故耳舞席歌筵一聯感繁華之不再也柳眉榆莢一聯見風韻之猶存也皆以情景夾寫而不犯重複者一是悲其歿後一是擬其生前用意固各別也結言香魂江上獨自嬋娟千古來孰是招之使出者乎

人日即事

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句太遠周稱流火月難同鏤金作勝傳荆俗翦綵爲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前半兩引七日事正筆也言與人日同也一用七句一用七月事翻筆也言與人日異也齊梁間有此體義山戲效之而變爲七言耳五六因叙人日之風俗即滚下作結言鏤金翦綵從來以此日爲樂獨有思歸之客每悵然於雁後花前蓋隱以道衡自況也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丘園坐四春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更無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

此義山退居太原時嘆老嗟卑之作也言榮落之際世人所逡巡而不能忘情者我豈樂此閒居而獨坐丘園至四年之久耶夫丘園中非無花晨月夕而無酒無人誰其堪此青袍似草言纓簪之絕望也白髮如絲言血氣之漸衰也結

言我非忘世之人但風波萬里未識何途之從而得致要津也本傳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此詩應作於會昌五六年間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白社幽閒君暫居青雲器業我全疎看封諫草歸鸞掖尚貢銜門待鶴書蓮聳碧峰關路近荷翻翠扇水堂虛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

義山退居太原時曾移家永樂縣適劉評事亦此寄居以詩見貽而義山作此和之也起言君

與我同此棲遲。然君乃暫依白社。我則絕意青雲矣。三四足首句意。言今雖辭歸鸞掖。正恐鶴書不日來名耳。後四句。又言評事居此。蓮聳碧峰。荷翻翠扇。相賞之下。惟以典籍自探。豈復有名利之念哉。蠹魚落枕。猶云書癖書淫也。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郢曲新傳白雪英。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浮杯小摘開雲母。帶露全移綴水精。偏稱含香五字客。從玆得地始芳榮。

起二句用黄菊翻入本題言此白雪之英古未聞也三四謂非籬下所有疑其來自月中本寫白字而移字亦隨手帶出五六又分合言之小摘是分着朶頭全移是合觀一本雲母水精借物之白者相比含香句謂花與人稱一經郎中移植便慶得地而芳榮自此始矣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劉放未歸難

樹老鄱陽新去兎園空寂寥我對先生柳赫奕君
乘御史驄若向南臺見鶯友爲傳垂翅度春風
玩前四句疑崔亦偃蹇一官至此始得臺拜故
義山聞命而以鵾鵬變化之說喻之蓋喜之之
辭也劉放未歸言其久淹下位鄱陽新去喜其
忽拜殊恩下言巳之寂寥如此崔之赫奕如彼
雲水升沉自此懸絶矣按義山釋褐秘書省校
書郎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故有南臺
鶯友之語結用垂翅回谿之言應是退居太原

時作。

岵嵐曰。極似劉夢得。

無題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碧江地没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留益德寃魂終報主阿童高義鎮橫秋人生豈得長無謂懐古思鄉共白頭

此義山在東川時作也。起二句。即老杜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之意。三四承上風波說來。言萬里險途。歸既未能。留亦不可。此我之所以猶

豫其間也下以巴閬之事言之言人生雖取舍萬殊要須歸於有謂如盖德之率兵而死非命阿童之先衆而定秣陵其人自足千古而我祿祿依人進退維谷懷古思鄉之下焉得不速老乎

囘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一作有非）人惆悵卧遥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下苑即曲江池也康駢劇談錄曲江池開元中疏鑿爲妙境花卉環周牡丹自必特盛故曰下苑他年未可追回中在安定安定謂之西州故曰西州今日忽相期三四日寒猶在日暖不知是寫雨五六舞蝶殷勤佳人惆悵是寫牡丹爲雨所敗花時風雨作祟雨過花事已闌正韓偓所謂好花虛謝雨藏春也結言回中如是他處可知牡丹如是他卉可知其損我芳菲者亦復何限也哉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併覺今朝粉態新

隋孔紹安應制詠石榴詩有祗爲來朝晚開花不及春之句義山借以作翻言此牡丹先春零落較開不及春之榴花更爲愁人玉盤迸淚花含雨也故見之者傷心錦瑟驚絃雨著花也故聞之者破夢非舊圃照應回中屬流塵照應雨敗結言牡丹自是國色雖飄零之候粉態猶足

動人。此文家黃龍擺尾法也。

李義山詩解終